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一

起開元攝提格盡彊
國大荒落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太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

按閣
本大

明官圖入左銀臺門稍北
即太和殿又西即清思殿

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

能復故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丙戌

莒王紆薨

紆順宗子
紆山於翻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

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

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

宋申錫事見
上卷五年

鄭注之姦

邪令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

謝病歸東都

考異曰新舊中敏傳皆云六年夏
上此疏今據開成紀事太和推元記

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臨終按申錫去
年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在今從開成紀事

郊王經薨

經亦順
宗子

初李仲言流象州

事見二
百四十

三卷敬宗
實曆元年

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恩復入相

復

又翻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

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

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

衣於既翻

號王山人仲言儀

狀秀偉倜儻尚氣

倜他歷翻倜儻不羈也史炤曰卓異貌

頗工文辭有口

辨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為奇士待遇日隆

考異曰舊傳李訓

初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為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和端公無歎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

除名流象州會恩歸于東洛投謁諸處困乏逢吉叱之不顧會鄭注賓副上黨路經東都于道投之廣以古今義烈披述衷款注本充邪趨而附之自此豁然相然諾情契稠疊及注徵赴闕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陳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太和八年三月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訓為人長大美貌口辨無前常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當世操權力者握齷苛細無足與言吾聞鄭注為人好義而求奇士且通於內官易為因緣乃往說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識遂結為死交及注赴闕請訓行京師為卜居供給日夕往來乘間奏於上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欽彈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獻替記八年春暮上對宰臣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寘於伎術或欲令為神策判官注皆不願此職守澄遂托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又云去歲春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潛入城稱

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八月十三日欲與諫官至九月三日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自去年已因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方從昭義辟然則訓舊與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去年十一月徵注於潞州又仲言既除服秋非訓隨注到京也今從實錄獻替記

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為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

言卿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

兩省官皆近侍也

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

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

於心本安能悔改邪

著直畧翻悛丑緣翻心本猶言心根也

上曰李逢吉

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

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

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

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

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四門助教從八品

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偓七德裕將出中書謂涯四翻

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偓謂曰李公適留語令

二閣老不用封敕留語謂將出之時所留下言語也兩省官相呼曰閣老二人即

行下

書牘而行下之也行戶稼翻

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

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

駁比角翻

豈復

稟宰相意邪

復扶又翻

二人悵悵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

度副使鄭注至京師

去年鄭注出佐昭義軍事見上卷

王守澄李仲言

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

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惡烏露翻李宗

閔出師興元見上卷元年興元府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

冬十月辛巳幽州軍

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件

件疑古翻

推兵馬使史

元忠主留務 庚寅以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

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

高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

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晞郭子儀之子璩德輿之子也權德輿元和初

為相璩求於翻乙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唐尚書省在朱雀門

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麗其旁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即貢院也罷詩賦見上卷上年李德裕罷相

故復之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為兵

部尚書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歐擊欲殺之

楊志誠逐

載義見上卷五年歐烏口翻

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

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

李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將即亮翻

載義母兄葬

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毋不許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

馬使元達知留後元達改父所為事朝廷禮甚謹 史

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衮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

南道殺之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

以德

裕自請留京師也

乙亥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

事

復扶又翻

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

非其黨則相擠同黨則相

援擠子西翻又子細翻

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

朝廷朋黨難

去羌呂翻下同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氷炭之不可同器

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

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

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

處昌呂翻譽音余好呼到翻惡

烏路翻

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

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

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

荀卿子之言度徒洛翻量音良

有功

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

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

丁斷

亂翻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

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

醯酸而螬集

螬而銳翻

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

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
所毀譽者為實為誣

譽音余

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

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
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
人也匪徒弃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為朋黨
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

治直之翻

是猶不種

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

乎

溫公此論為熙豐發也

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莫州軍亂刺史張元

汎不知所在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為

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于是注詐上

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

史極言鄭注之姦狀

癸

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留後

考異曰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留後史元忠為瀛莫

三軍逐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有新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

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

帖由政事堂出故謂之堂帖璠

孚表

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于是訓注其

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

王璠之險躁自可
以得禍史言其預

甘露之難亦
有所自來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巢公湊

薨追贈齊王

漳王湊貶巢公
事見上卷五年

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

興役以禳之辛卯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

明池

雍錄唐曲江本秦隴州至漢為樂遊苑基地最高
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

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為池以厭
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域外包之

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
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又加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
昇道坊龍華寺之南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
周回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
今為民田夫既可以為民田則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
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塢武帝穿
昆明池所造有石閘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
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
可壅激以為都城之用於是並城疏別三派城內外皆
賴之此池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
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壅堰不
廢至文宗而猶嘗加濬也然則圖經之作當在文宗後
故竭而為田也

三月冀王綽薨

綽順宗子

丙辰以史元忠為盧

龍節度使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

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

浙西

傳母女師也處呂
呂勣離力智勣

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

德裕自
浙西徵

見上卷三年鎮蜀見四年宋申
錫事見五年繫年差殊當考

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

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

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

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

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

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欵自代曰加

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

款奏注見

上卷上年

考異曰時論或云李欵外沽直名而陰事

注按欵彈注之文皆許其隱慝豈有於人如此而能陰

與之合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時人皆哂之

舉歎自代遂有此疑耳今不取

笑不壞顏為哂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

赴鎮

趣讀曰促

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

考異曰舊隋傳曰德裕貶素

州長史隋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出鎮浙西按實錄隋出鎮在德裕貶前四日今不取

初京兆

尹河南賈餗

餗蘇谷翻

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

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

古者上巳正用三月之上巳日自魏

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己唐貞元間置
三令節使百官選勝行樂三月三日其一也故事尹於

外門下馬揖御史餽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

楊儉蘇特與之爭餽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餽恥之

求出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餽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昇日上初得疾謂七年冬也王涯

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

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初宋申錫獲

臯事見上宦官益橫橫戶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

卷五年

孟翻

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

揣初委翻

數所角翻

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

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

宦官為已任

考異曰舊傳以為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官之謀按補國史云

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閣弒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

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為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

萌臣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

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語時宦官必盈左右恐亦未敢班班顯言如補

國史所云也 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

赫烜當割翻一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

山積遺唯季翻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

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

興寧漢龍川縣地江左置興寧縣唐屬循州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

上謀偽為于翻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

為左神策中尉出韋元素以士良代之守澄不悅 戊辰以左丞

王璠為戶部尚書判度支 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

丹合音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

惡鳥路翻下同鄭

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

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

下戶據翻

注求為兩省官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

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王寅貶明州刺史

明州後漢鄒縣地唐開元

二十六年置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三百里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

承和王踐言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

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為監

軍 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

虔州漢贛縣晉置南康郡

隋為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里

庚戌作紫雲樓於曲江

紫雲樓在曲江之南

海經喪亂頽圯不修今再作之

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為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

為子偽翻以為當

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

以為信然寵任日隆初李宗閔為吏部侍郎因駙馬都

尉沈議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為相

議宜寄翻

宋若憲姊妹皆善屬文德宗召入宮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

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

壬子再貶處州長史

代宗大歷十四年改括州為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著作郎分司舒元興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為右司郎中

兼侍御史知雜鞠楊虞卿獄

唐制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知雜

癸丑擢為御史中丞元興元褒之兄也

舒元褒見上卷五年貶吏

部侍郎李漢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幹為遂州刺史

汾州漢文帝封代王都中都即其地去京師一千二百六里遂州本漢德陽縣之舊壘東晉置遂寧郡後周置

遂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二十九里

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

逐三相

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閔

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

不報者 李訓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詔所在試

僧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

中竹仲朝

禁置寺及私度人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

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度

壞音怪

癸亥貶甘封州司馬

考

異曰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與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與未作相

舊傳誤也

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甲子以國

子博士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 貶

左金吾大將軍沈羲為郢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

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 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為工

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

處昌

呂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

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

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人奸邪陛下寵之恐無

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

刺史再貶沈議柳州司戶

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

丙申詔

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

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

遺唯季翻

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

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

錮送者枷錮而防送之象

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恩州至京師六千五百里

楊虞卿李漢蕭幹為朋黨

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漸遂州司馬尋遣

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

韋元素卒如李弘楚之言

時崔潭峻已卒

亦剖棺鞭尸已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為司農少卿

立言賊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

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

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閩州刺史

閩州古巴子國秦為閩中縣西

魏為隆州唐先天中避諱改閩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

高士廉長孫無忌之舅事高祖太宗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

李之黨

惡烏路翻二李謂德裕宗閔

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恟

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為人所搖九月癸卯勸上下詔

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

餘皆不問人情稍安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

法增其稅

德宗貞元九年初稅茶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

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增之五十今又改法而增其稅愈重矣

庚申以鳳翔

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棕 憲宗之崩也人

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

見二百四十五年

時弘志為山南

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

訓為于偽翻青泥驛在峽關南

癸亥封杖殺之

考異曰舊傳曰李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內豎陳弘慶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

遣人封杖決殺按此時李訓未為相今從實錄

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邠以固言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

考異曰宋敏求宣宗實錄曰固言性狷急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宗閔為黨

乃出為興元節度按固言鍛鍊揚虞卿獄宗閔由是注罷相而固言代之豈得為宗閔黨也今從開成紀事注

為鳳翔節度使

考異曰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興李訓俱權相庭注自詣宰臣李固言求鳳翔

節度使固言剛勁不許惟王涯賈餗賁從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

李訓雖因注

得進及執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執以誅宦官

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

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

節度副使

也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

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卒子恤翻

戊辰以右神

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為左右神

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

唐因隋制置十六衛以十二衛統諸府之兵曰左右

衛曰左右驍騎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領軍衛曰左右候衛至開元間府兵之法寢壞乃募驍騎十二萬分隸十二衛每衛萬人其後洊更喪亂十二衛之軍無復承平之舊

李訓鄭注為上

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

為子偽翻下同

已已以御史

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興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興為中丞凡訓注所惡

者則為之彈擊

惡鳥路翻

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

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興皆孤寒新進

餗少孤客江淮問元興地寒不

與士齒

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

期讀曰替

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

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

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

習之步翻

壬申以刑部郎中

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

訓注得進李聽自恃勛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鎮鳳

翔先遣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

丹姓駿名姓譜丹朱之後勞力到翻

誣奏

聽在鎮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

杜棕為忠武節度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

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權茶於是以王涯兼權茶使推古

岳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鄭注欲收僧尼之

譽固請罷沙汰從之

是年七月李訓乞沙汰僧尼

李訓鄭注密言

于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

好呼到翻贈楊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

注事見二百二十三卷穆宗長

慶三年訓事
見上八年

卒謀而殺之

卒子恤翻

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

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

鎮 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

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

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

所軋

朝直遙翻
軋乙轄翻

置之散地

散悉但翻

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

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

者見其橫甚

橫戶孟翻

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

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
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
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
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

襄邑王
神符淮

安王神
通之弟

已未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

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為

親兵

梃蒲項翻白梃
猶言白挺也

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滻水

雍錄
滻水

源出藍田縣境之西稍北行至白鹿原西
即趨京城王守澄蓋葬於白鹿原西南

注奏請入護

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澧水

送葬注因閤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

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

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

者先悉已而并注去之去羌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

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

興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

韓約不報平安唐制凡朝皇帝既升御座金奏稱左金

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遽門奏訖

言夜中聞奏禁門已扃於隔門

遞入以奏也

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

帥讀曰率下同

訓元

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

殿紫宸殿內殿也含元前殿也上欲往觀甘露故百官自

屏紫宸退而出立班於含元殿以左右金吾仗在含元殿前左右也

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

軟輿蓋以綢褥積而為之下施柶令

人舉之

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

而還

還音旋又如字

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

宣布

考異曰按訓與韓約共謀詐為甘露而自言非真瑞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覆視因仗兵誅之

耳故二十二日令狐楚所草制書亦云兕渠仍請其覆視今從實錄恐天下稱賀上曰豈

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

帥讀曰率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

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

丹鳳門外訓已先使入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

河東兵也

東上逸河字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

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

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

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

關門牡也上時掌翻下來上同

士良等奔詣上

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

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

升輿決殿後果愚疾趨北出

唐宮殿中果愚以絲為之狀如網以捍燕雀非如漢

宮闕之果愚也今諸宦者能決之而出則可知矣程大昌曰果愚者鏤木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為方空或為連鎖其狀扶疏故曰果愚讀如浮思猶曰髣髴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果愚之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為之名其在宮闕則為闕上果愚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奏是也在陵垣則為陵上果愚愚王莽所去陵上果愚而曰使人無復思漢者是也却而求之上古則禮記疏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為雲氣而

中空玲瓏也。又有網戶刻為連文，透為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王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是也。既曰刻，則是雕木為之，其狀如網耳。後人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窗，以護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果愚而去。是真網也。此又沿放楚辭而施網馬者也。元微之為承旨時，詩曰：綵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開，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自注云：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侯對啟於此。子案網索乃是無辟或有窓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為鈴索也。宋元獻喜子京召還為學士，詩曰：網索軒窓邃，鑒坡羽衛重。用微之句也。若並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鏤明格子是也。其制與青瑣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隨異耳。

訓攀輿呼曰

呼火故翻

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

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

邏郎佐翻

李孝

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

從才用翻

皆登殿縱擊宦

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

迤移爾翻

選力爾翻宣政門宣政殿門也

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郝志榮奮

拳毆其胷偃於地

郝丑之翻毆烏口翻偃者偃仰而仆也

乘輿既入門隨

閹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

綠衫衣之

衣於既翻

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

人不之疑王涯賈鍊舒元興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
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

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

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

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

復扶又翻
帥讀曰率

王涯等

將會食

諸宰相每日會
食於政事堂

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

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

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

諸司捕賊黨

索下客
翻下同

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

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

幕罷血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

城中舒元興易服單騎出安化門

安化門長安南面西頭第一門

禁兵

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

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

被皮義翻桎職日翻梏古沃翻掠音亮治

直之翻勝音升

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

長興里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

河東節度之兵也

神策將至門

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

魚弘志時

為左神策護軍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

將即璠知見

紹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

涯曰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

王涯第二十王璠第五漏

言事見上卷五年

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

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

元臯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

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

証音正

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餽

入其家執其子激殺之

激音殷

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

鐵翰林學士黎埴等家

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鐵火外翻

掠其貲財掃

地無遺鐵城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

掠百貨

剽匹妙翻

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

朝直遙翻

日出始開建福門

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右

惟聽以從者一人自

隨

從才用翻

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

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

新書儀衛志曰朝日殿上設黼

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列文武班于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立于東西朝堂執道以涖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堦監門校尉二人執門籍曰唱籍既視籍曰在入畢而止次門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閣門亦如之夾堦

校尉十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
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蒞于鼓鐘樓下先一
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
書省官為首武班供奉者立于橫街之北次千牛中郎
將次千牛將軍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
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押散手
伏中郎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凡殿中省監少
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而立東宮官居
上臺之次王府官又次之唯三太三少賓客庶子王傅
隨本品侍中奏外辨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
升御座扇開左右留扇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
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朝
罷皇帝步入東序門觀此可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
以知甘露之亂蕩無朝儀矣

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

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

勝

勝音升

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

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

外楚叙王涯賈餗反事浮汎

其叙事浮汎蓋以王涯等非實反也

仇士良

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

神策將楊鎮斬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

斬居擊

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

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為

奸人所污

興安門大明宮南面西來第一門汚烏故翻

可送我詣兩軍門者

執送西軍

西軍右神策軍也在大明宮西西北苑中

李孝本改衣綠

衣於既翻猶

服金帶以帽障面單騎奔鳳翔

欲依鄭注也

至咸陽西追擒

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

密善徃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

剝他計翻山即謂終南山

將奔鳳翔為盤屋鎮遏使宋楚所擒

盤屋音舟

室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

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

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

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

義復舊任

王璠得罪故載義復舊任

左神策出兵三千人以李訓首

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

餗舒元興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

唐太廟在朱雀街東第一街之

東北來第二坊太社在街西第一街之西命百官臨視

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

皆死孩穉無遺

穉直判翻

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者

怨王涯摧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詈力智翻礫郎

狄翻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餽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

謀橫罹覆族之禍

橫戶孟翻

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

焉用彼相

論語載孔子之言焉於虔翻

涯餽安高位飽重祿訓注

小人窮奸究險

究極也

力取將相涯餽與之比肩不以

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

復扶又翻

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

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劉

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剋凶劉音屋劉者誅殺不於市周制誅大臣適甸師謂之劉折而設翻

蓋天

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

從才用翻

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

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

殊落莫

落冷落也莫薄也落莫唐人常語

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

卑嬖

義翻又博計翻

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

造七到翻

及涯家被收

被皮義翻

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與有

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

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

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

族守謙獨免

王沐之并命躁之禍也舒守謙之幸免愿之餘福也禍福之應天豈爽哉

是日

以令狐楚為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

兆尹

考異曰實錄乙丑閏門使馬元贇已宣授仲方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止是口宣至此乃降

敕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

考異曰皮光業見閏錄

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

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樞紳長行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為對良久啟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為此抑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銜談以好抑為抑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炬送慎由出邃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滕其事付脣故脣切於勦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脣方彰其事新傳曰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脣故脣惡中官終討除之按舊傳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崔脣欲重官上不豫知初王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也

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

劉英訓等

惡烏路翻似先姓義逸名訓直嚴翻

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

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

夏戶推翻

命翰林學士顧

師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

行

六道即謂鹽靈夏涇原振武鳳翔也

丙寅以師邕為矯詔下御史獄

下遐

豫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

宋白曰扶風縣本漢

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北美陽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岐陽縣置岐山縣武德三年分岐山縣於

圍川城置圍川縣貞觀八年改扶風縣九

扶風令韓遠

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

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

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為

公以好召注

說式芮翻為于偽翻好如字以
好召之言示之以無惡意也

屏其從兵

於坐取之

屏必郢翻又畢正翻
從才用翻坐徂臥翻

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

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

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

啜樞悅
翻飲也

叔和抽刀斬注

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

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

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枝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微之子錢

見二百四十一卷簡能綸之子盧綸與吉仲孚韓翃錢

穆宗長慶元年緯夏侯審李端皆以詩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

齊名號大厯十才子傑俛之弟也蕭俛事憲穆位至宰相史言錢可復

等皆名家子以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託身非人併命

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為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考異曰

子以傳注首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削官爵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潜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

清誘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傳云二十
十六日秦朝覲恐誤乙卯記注庚申日覲十九日也至
扶風聞訓敗乃還似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新
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殺注今不書日以傳疑梟於興安

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

妮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

妮則角翻

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

義坊已已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

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

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

引訓注折宰相

折舌翻

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

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

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

宰相召募從人

分扶問翻從才用翻下導從同

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

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

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

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

從才用翻

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

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儋都

甘翻儋州漢儋耳郡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商山
即商嶺也所謂繞雷七盤是也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

患此路之險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

權茶使

令狐楚奏罷權茶從之

王涯誅乃罷權茶

度支奏籍鄭注家

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

稱尺證翻

庚辰上問宰相坊市

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

比毗至翻

蓋刑殺太

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

周親孔安國曰周至也

其餘

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

瓜葛有所

附麗言非至親或羣從中表相附麗以叙親好若瓜葛然

或覲蒙獎引者誅貶不已

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

愈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

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

金光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二

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

縱子容翻

塵埃四起

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鞮而乘馬者

鞮勿

發翻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

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

屬之欲翻

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

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

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典

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左金吾大將軍陳

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大明宮城南面五門望仙門在丹鳳門之左帥讀曰率

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

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皐衣於既翻皐在早翻持弓刀

北望見皇城門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

再亂矣剽匹妙翻幾居衣翻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

訣甲申敕罷修曲江亭館以鄭注之言而修之注誅乃罷丁亥詔

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

諸司官雖為所脅從涉於誣誤

誣古賣翻又戶卦翻

皆赦之它人

無得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

喝許葛翻見賢遍翻

復扶又翻

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

橫戶孟翻

京兆尹

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

勝音升

出為華州刺史

華戶化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

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

覘丑廉翻

云有神策

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

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

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

閣本大明宮園下馬橋在建福門北

元賞至則已解衣跣之矣

跣其几翻

其黨訴于仇士良士良

遣宦者名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

屬之行欲翻

當繼至遂杖殺之

考異曰開成紀事以祕書少監王會為京兆尹按薛元賞已為京兆尹

紀事

乃白服見士良

白服即待罪之素服

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

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

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

為子偽翻

元賞已囚服

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

酒與元賞歡飲而罷初武元衡之死詔出內庫弓矢陌

刀給金吾仗使衛從宰相

事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從才用翻

至建

福門而退至是悉罷之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

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

南牙

十六衛之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衛南牙則外朝亦將聽命於北司既素太宗之紀綱又增宦官之勢

焰故馮定

乃止定宿之弟也

馮宿穆宗長子
慶初知制誥

二月癸未

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
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

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

荷下
可翻

咸欲保身

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
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

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

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

剽匹妙翻
橫戶孟翻

流血千門

漢武帝起
建章宮度

為千門萬戶後世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

恫音通痛

也又教動翻

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

否音鄙孥音奴

子也孥戮戮及子也

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

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

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天德軍奏吐谷渾三千帳詣豐

州降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為滁州刺史

袁州

漢宜春縣地隋置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滁州二千五百六十四里

左僕射令狐

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

從千容翻

其家夷滅遺骸弃捐請

官為收瘞以順陽和之氣

為子偽翻瘞於計翻呂令孟春掩骼埋胔以死氣逆生也

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

一襲

考異曰開成紀事云京兆尹薛元賞於城西張村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

仇士良潛使

人發之弃骨於渭水 丁未皇城留守郭皎

按舊制車馬行幸則

京城置留守今天子在上京而皇城置留守

當考觀下奏則知置皇城留守宦官之意也奏諸司儀

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

軍器使即軍器庫使內諸司使之一也

遇立

仗別給儀刀從之

儀刀以木為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

劉從諫復遣

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

讓檢校司徒復扶又翻

稱臣之所陳繫國

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

前則

不可聽則賞典不宜

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

荷下可翻

因暴揚仇士良

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

橫戶

孟翻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

李石粗能秉政

粗坐伍翻

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夏四月

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為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為李

德裕宗閔黨者稍收復之

淄王協薨

協憲宗子

甲午以

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

僕射令狐楚代之 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

從千容翻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

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

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史言鄭覃能守經學以輔其君

覃篤於經術

上甚重之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

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

有猜阻

復扶又翻

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

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為召士良等出

于為

偽翻

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閏月乙

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為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
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然

散蘇
旱翻

惟聽為可以然

乙未

李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為不可上曰
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李孝本二女配没右軍

右軍右
神策軍

上取之入宮秋七月

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為陛下不遜聲色屢出宮女以配

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

已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為之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

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

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光武時宋弘為大司空嘗譙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

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

本女考異曰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謩疏云取孝本次女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

孝本二女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擢謩為補闕謩不之知又取次女謩乃知之上疏故也

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髻亂孤露

髻于聊翻

小兒垂髮也亂初觀翻小兒毀齒也

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皆能盡

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暮

徵之五世孫也

魏徵以直事太宗

廊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

后弟

事始二百四十三年卷太和二年

事覺八月甲辰流驪州於道賜死

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

縝止忍翻

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

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軍出為節度使者軍中

皆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有自左軍出鎮廊坊

左軍左神

策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恃訓之勢不與又徵

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訓判絕之仇士良

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

孱弱山翻

有閩人蕭本從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

發洪之詐洪由是得昇上以本為真太后弟戊申擢為

右贊善大夫九月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

為子

偽為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

流涕泣然

也注胡犬翻

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

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

謂漳王湊也
幾居衣衾

况申錫僅全

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曷

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

謂漢昭帝知燕
蓋上官之詐也

鄭覃李固言

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

以其子慎微為成固尉

成固縣屬
興元府

李石用金部員外

郎韓益判度支按

按與案同文
案也句斷

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

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

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

易以卿
鼓翻

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

過不欲入彈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司

戶

梧州因蒼梧郡而名至京師五千五百里好呼到翻劾戶榮翻又戶得翻

上自甘露之

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

樂音洛史炤曰鞠以皮為

之今通雖宴享音伎雜還盈庭

還達合翻

未嘗解顏閒居或

徘徊眺望

眺它弔翻

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

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

速成

為理猶言為治也

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

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

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

為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

復扶又翻

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

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

也 有司以左藏積弊日久

藏但浪翻

請行檢勘且言官典

罪在赦前者請宥之上許之既而果得繒帛妄稱漬汚

者

漬疾智翻汚烏故翻

敕赦之給事中狄兼謩封還敕書曰官典

犯賊理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既許之矣

與其失信寧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十二月庚

戌以華州刺史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

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

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

撓奴巧翻
又奴教翻

陛下亦宜

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

鎮以清惠著名 己未淑王縱薨

縱順
宗子

二年春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

直為相

竇易直為相
於長慶竇厯

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

弃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均王緯薨

緯順宗子

三月有彗

星出於張

慧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

長八丈餘

長直亮翻

壬申詔撤樂

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甲辰上對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於便殿

柳公權先除翰林侍書學士今

以翰林學士兼侍書

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

澣戶管翻衆皆

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

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

諫議

杜佑通典曰中書舍人文士之以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得比

以卿有諍臣風采

須屈卿為之乙巳以公權為諫議大夫餘如故 戊戌

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六月河陽

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

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恃

所交結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澧州

長史

澧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澧音禮

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

方為河陽節度使 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項三百餘

帳剽掠逃去

剽匹妙
翻下同

給事中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

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鷄鳴而起問安視膳

記文王之為世子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
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至於復
初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史炤曰熟食曰
饔具食曰膳膳不宜專事晏安太子不能用其言為太子
不

令終溫乃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

考異曰舊傳曰兼
太子侍讀每晨至少

陽院午見太子溫云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稱疾上不
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溫已為給事中乃兼

太子侍讀舊傳

誤今從新傳

振武突厥百五十帳叛剽掠營田戍

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 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為德

妃昭容楊氏為賢妃

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立敬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

敬

宗之子休復為梁王執中為襄王言揚為杞王成美為

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為蔣王

蔣古國名左傳凡蔣邢茅胙祭

河陽軍

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為亂九月李執方索得首亂者

七十餘人

索山容翻

悉斬之餘黨分隸外鎮然後定 冬十

月國子監石經成

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

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

為燕

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

晉江故晉安郡晉安

累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隋改曰南安開元八年分南安置晉江縣帶泉州

詔御史臺按

之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

西川節度使甲寅御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遍歸鄉里

令所過給食而遞歸也不之罪冀得其真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膳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二

起著雍敦牂歲次閏茂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

射食亦翻

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

于坊門斷其馬尾

唐諸坊之南皆有門以時啟閉斷音短

僅而得免

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勅中外捕盜

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

數日方安 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

知湊

之寃也湊被枉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太和五年

戊申以鹽鐵轉運使戶

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判戶部李珣並同平章

事 考異曰舊傳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珣以本官同平章事按珣與嗣復並命今從實錄 判

使如故 判謂判戶部使 嗣復於陵之子也 楊於陵見二百

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於音烏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

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

橫戶孟翻

忘身徇國故紀綱粗

立仇士良深惡之

粗坐五翻惡烏路翻下同

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

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

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為

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

魏謩謚曰文貞

鄭覃曰

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言周人思召公愛其甘棠而不敢翦伐今

思魏徵之正直則亦當寶愛其故笏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

復扶又翻援于元翻

同下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

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

李宗閔貶見上卷太和九年

鄭覃曰陛下

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

近其新翻

不宜再用

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

愛此纖人

纖人猶言小人也

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

惜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

洪州

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

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

訐居詆翻

上曰與

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

相誼爭如此可乎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

居右有命俯陛以聽每仗下天子與宰相議政事郎舍人亦分侍左右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

譚等喧爭既退故上因問之

對曰誠為不可然譚等盡忠憤激不自

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唐制衡州中洪州上

都督府杭州上中州司馬從五品下大都督府司馬從四品下上州刺史從三品

李固言與楊

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

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史言文宗明不足以燭理

三月牂柯寇

涪州清溪鎮

牂柯蠻在涪州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涪音浮

鎮兵擊却之

初太和之末杜悰為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

見事

上卷太和八年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

見賢遍翻下同

近法門寺民間

訛言佛骨降祥

佛骨在法門寺故云然

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

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于

京師未幾獲白兔

幾居豈翻未幾言未得幾何時也

監軍又欲奏之曰

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

馴松倫翻畜吁玉翻

旬

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注

代悰鎮鳳翔

按通鑑上卷太和八年九月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悰丁卯

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注誣奏聽在鳳翔貪虐冬十月
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悰為忠武節度使

若如上卷所書則杜悰鎮忠武不在鳳翔

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

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稱

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為工部尚書判

度支河中奏騶虞見

詩註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
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司馬相如

封禪書曰殷般之獸樂我君罔白質黑章其儀可喜百
師古注謂騶虞也山海經騶虞如虎五色尾長于身

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

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

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
於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
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

盖

石虎字季龍唐避
廟諱故稱其字

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為潞

州別駕

中宗時玄宗
為潞州別駕

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

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
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
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

言春秋記災異以做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

意此必鄭

軍之言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

所司其臘饗太廟

唐制四孟及臘享于太廟唐臘用寅

及饗太清宮

玄宗天寶

二年以西京玄宗

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

六典凡大祥瑞隨即表奏

文武百寮詣闕奉賀又儀制令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

申報有司元日聞奏今皆停罷考異曰實錄初上謂

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因言春秋不書祥瑞

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為因杜悰進言今兼取之

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

自盜賊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

王智興有討免橫海之功

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節度使

魏帥何進
滔鎮帥王

元達幽帥
史元忠

使上表雪已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

戶 八月己亥嘉王運薨

運代
宗子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

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

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
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

開元中玄宗以后妃四星一為后有后而復置四妃非
典法乃置惠妃麗妃華妃以為三夫人其後復置貴妃

蓋復唐初
四妃之制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

好呼到翻昵賢
質翻近其靳翻

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

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皆言

太子年少

少詩照翻下同

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

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于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

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

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

復扶又翻

上意

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

唐置如京

使以武臣為之內職也未知所職何事

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

穆宗長慶三年璠代陳楚鎮義武

為幽

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

益舉族歸朝母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益觀

察留後李士季不可衆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

易州刺史李仲遷為義武節度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

清朝自拔歸朝癸酉以為儀州刺史

宋白曰遼州樂平郡唐武德三年置

遼州八年改為箕州先天二年以玄宗嫡名改為儀州

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

彥佐在鎮久

太和六年李彥佐代殷侑鎮義昌

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

為節度副使欲以代之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

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

甘露之後

宦官專橫遂至于此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

書然後檢勘施行

先奏聞于上禁中以其狀付中書方與檢勘由歷而施行之

冬

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

後太子永猶不悛

悛丑緣翻改也

庚子暴薨

考異曰按文宗後見緣種者

而泣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遂殺劉楚材等然則太子非良死也但官省事秘外人莫知其詳故實錄但云

終不悛過是日暴薨

謚曰莊恪

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旼為

邠寧節度使

旼莫貪翻按子儀子姪名皆連日

考異曰舊柳公權傳作皎今從實錄

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

支仰牛急之則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

以俟之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

上表以不便李仲遷為辭朝廷為之罷仲遷偽翻十一

月詔俟元益出定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

不問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為天平節度使以劉約

為義昌節度使丁卯張元益出定州考異曰補國史曰易定張公

璠卒三軍請公璠子元益繼統軍務公璠乃孝忠孫也
公璠彌留之際誠元益歸闕三軍復効幽鎮魏三道自
立連帥坐邀制命廟謀未決丞相衛公欲伐而克之貞
穆公議未可興師且行弔贈禮追元益赴闕若拒命跋

扈討之不遲上前互陳短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密疏
進追元益詔意云敕張元益卿太祖孝忠功列鼎彝垂
于不朽卿乃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文宗覽詔意
深叶庸謀詔下定州元益拜詔慟哭焚墨衰請死于衆
三軍將士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苦廬請監軍
使幕府進諸道例各知留後公璠還全家赴闕詔以神
策軍使陳君賞為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珣也按實錄璠
定州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為相補國史蓋
傳聞之說不可據今從實錄

庚午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

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

德宗

以郭子儀為尚父

太后叔父

太后即謂太皇郭太后

在官無過自金吾作

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

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

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俛首

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

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收家

太皇太后居興

慶宮興慶宮謂之南內使疏吏翻還如字

上好詩

好呼到翻

嘗欲置詩學士李

珣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于理乃止

甲戌以蔡州刺

史韓威為義武節度使

張元孟既出定州乃除韓威

河東節度使

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

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綠野堂

十

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

上時掌翻

鄭

覃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是歲吐蕃彝

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

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

蕃益衰

按吐蕃衰回鶻衰而唐亦衰矣考異曰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錄不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

據補國史

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

此長安平樂里第也

不能入見

見賢遍翻

上勞問賜賚使者旁午

勞力到翻

三月丙戌

薨謚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
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
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少詩照翻以身繫國家輕重
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夏四月戊辰上稱判度支杜

悰之才楊嗣復李珣因請除悰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
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珣曰

陛下嘗語臣云

語牛倨翻

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

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

復扶
又翻

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

屢求退苟得王傳臣之幸也

王傳散地自宰執
以下貶官者居之

鄭覃曰

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

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

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

政事堂在
中書省

遂趨出上遣使召還勞之

勞力
到翻

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

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

屬之
欲翻

而遽如是乃嗣

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

應得罪亦上累聖德

累良瑞翻

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

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為

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

故嗣復等深疾之

史言小人排君子不遺餘力

上以鹽鐵推官檢

校禮部貲外郎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貲外郎右

丞韋溫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

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

姚勗權知職方貲外郎而韋溫

爭之檢校禮部郎中而溫不復言者蓋唐制藩鎮及諸使僚屬率帶檢校官而權知則為職事官故也

六

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流
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
之偽為于翻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為左驍衛將軍以其母族莫陳
氏為趙國太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說
諭將士說式為翻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 甲辰以太

常卿崔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鄆鄆之弟也

鄆多寒翻
崔鄆見二

百四十四卷
太和五年

八月辛亥鄆王憬薨

憬憲宗
之子

癸酉昭

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

弘是真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為臺司所抑

蕭本事見上卷元年蕭弘

事見二年臺司謂御史臺官吏主案驗蕭弘者

今弘詣臣求臣上聞

上時

追

弘赴闕與本對推以正真偽詔三司鞫之 冬十月乙

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

記注即起居注貞觀初以給事中諫

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

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

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

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

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

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

仗下與百官皆出不敢開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珣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因制勅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它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起居郎舍人凡入閣日暮不可曰記注兼書善具紙筆立靖頭下復貞觀故事

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曷嘗觀之對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于後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于宰相李珣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

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為楊妃及成美見殺張本

丁卯上幸會寧殿作

樂有童子緣橦

橦職容翻字樣曰本音同今借為木橦字漢有都盧緣橦即此伎也

一夫

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流涕

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

注胡大翻以太子永死于非命也

召教坊

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

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

更工術翻

復欲爾邪

復扶又翻

執以付吏

己已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三司按

蕭本蕭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

愛州

漢九真郡梁置愛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而太后真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乙亥上疾少間

間讀如字

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

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

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

赧奴

版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于

彊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

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考異曰高彥休唐史曰文宗開成後

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稍間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既而龍姿接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

自是不復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
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于此
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
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
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廬駟特勒為可汗

廬安
翻

駟先合翻

考異曰後唐獻祖紀年錄曰開成四年回
鶻大饑族帳離復為黠戛斯所逼漸過磧口至于榆林

天德軍使溫德異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勒可
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溫沒斯為陳利害云云
溫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宰相勿篤公叛
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求應接帝自天德

引軍至磧口援之為回鶻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擊可汗
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投國昌因奏勿篤公為署颯
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遣嗣澤王溶
告哀于回鶻使還始知特勒可汗易代按朱邪赤心若
奏勿篤公為可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
相違矣舊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紫革欲
篡薩特勒可汗可汗覺殺紫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
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紫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
汗以盧級特勒為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
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駁特勒為
可汗今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
子也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為皇太弟

瀍立

應軍國

事權令句當

句古侯翻
當丁浪翻

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未漸

師資

漸子庶翻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可復封陳王時上

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

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

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

更工
衡翻

李珣曰太子

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漣為太弟

異曰考

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夫人者燕趙倡女也武宗為潁王獲愛幸文宗于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溶潁王漣院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宮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掖者以

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
林驍騎數千衆即藩邸奉迎安王中貴遥呼曰迎大者
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
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潁孰為
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褰裙走出矯言曰大者潁王
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頽長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
死生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心云其次第合
立志少疑懦懼未敢出潁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夫人
自後聳出之衆惑其語遂扶上馬戈甲霜擁前至少陽
院諸中貴知己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
尋下詔以潁王渥立為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新后妃
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
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闕史也按立嗣大事豈是日士良
容繆誤闕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

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于思

賢殿瀦沈毅有斷喜愠不形于色

見賢通翻沈持林翻斷丁亂翻愠於問翻

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異于諸王辛巳上崩于太和

殿年三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貴

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

說式芮翻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武

考異曰舊傳曰安

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

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

入相今從

武宗實錄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

錄考異曰武宗實錄裴夷直上言伏

見二日敕令有司以今月十四日殯斂成服按

文宗以二日崩豈得二日遽有此敕必誤也

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

以甘露之事也

凡樂工及內侍得幸于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

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

記檀弓秦穆公弔公子重

耳曰儼然在憂服之中詩閔予小子嫯嫯在疚注疚病也在憂病之中復扶又翻

以哀慕為心

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

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

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

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

大斂

大行十一日而始大斂非禮也斂力贍翻

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韋

妃為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謚章太后曰宣

懿 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為吏

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

珙居

殊 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

章陵在京兆富

平縣西北 二十里 廟號文宗 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珣

坐為山陵使龍輜陷

輜教倫翻記天子龍輜輜載柩車也畫龍于轅

罷為太常

卿貶京兆尹敬昕為郴州司馬

郴丑林翻

義武軍亂逐節

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
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
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于上曰致理
之要致理猶言致治也在于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

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
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
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
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卒子良由執

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間而入也

間古覓翻
下疑間同

夫宰相不能

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詢小臣以察執

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

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

奸罔者立黜去

去羌
呂翻

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

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為形

迹

好呼
到翻

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

累魯
水翻

以至禍敗茲

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

詰起
吉翻

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

悛改

悛丑緣翻

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

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

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

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

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

復扶又翻

欽義盡以所餉

歸之德裕曰此何直

言此物所直能幾何也

卒以與之

卒子恤翻

其後

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史言李德裕亦不免由官

官以入相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點戛斯部落

點下八翻戛紇

點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點戛斯

結骨入貢見二百九

十八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考異曰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安撫回鶻制作紇吃斯今從會昌伐叛記杜牧集

新舊傳實錄

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閼不通中國

閼牛代翻

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

青山

在劍河

其人悍勇

悍户罕翻又戾肝翻

吐蕃回鶻常賂遺之

遺唯季翻

假

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

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點戛斯所敗

數所角翻敗補遺翻

詈回

鵲曰

智翻 音力

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鵲可汗

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立廬馭

事見上年

回鵲別將句

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鵲大破之殺廬馭及掘

羅勿

考異曰舊傳作句錄未賀今從新傳

焚其牙帳蕩盡回鵲諸部逃

散其相馭職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

蕃一支奔安西

暹郎佐翻

可汗兄弟盟沒斯等

盟烏沒翻

及其相

赤心僕固特勒那頡頏

悅翻 頡頏

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

雜虜貿易穀食

帥讀曰率 賀音茂

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

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

西城朔方西受降城也

亘六

十里不見其後

亘橫亘也

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

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新志單于府有雲迦關振武節度治單于

府迦古牙翻又居伽翻新傳實錄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

考異曰魏博節度使何進

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蕭太后

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

蕭太后文宗之母

十二月

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

署名上之即位也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為杭

州刺史

考異曰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開府儀同三

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

為千牛

唐制千牛備身掌執御刀服花鈿繡衣綠執象笏宿衛侍從宋白曰唐制千牛進馬並係資蔭

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

唐制從五品以上皆得蔭子開

府從一品宜得蔭子

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恚于避翻

李德裕亦

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

惡烏路翻

出為婺州刺史

婺州春秋

越之西界漢為會稽郡烏傷縣地吳置東陽郡陳置縉州隋平陳為吳州其地于天文為婺女之分改婺州京

師東南四千七十

三里婺亡遇翻

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

立皇子峻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

諱源穆宗第五子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劉沔

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鎮

自雲迎關還鎮

二月回鶻十三部近

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新志鵠泉北

十里入磧經廢鹿山鹿耳山至錯甲山

據李德裕言錯子山東距釋迦泊三百里 考異曰據伐叛記烏介立

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繫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
蜀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為黠戛斯所迫帥衆來歸至錯

子山乃自立為可汗二年七月冊為烏介可汗

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

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

有寵于文宗仇士良惡之

惡烏路翻

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

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為桂管觀察使
士良屢譖弘逸等于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

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

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桂管觀察使治桂州潭州

古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秦取陸梁地為桂林郡吳于桂林置始安郡梁置桂州至京師水陸路

四千七百六十里

戶部尚書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

少詩照翻

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鄆陳

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
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

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

劉宴之死見二百二十六卷德

宗建中元年李正己等請晏罪見上年興元初帝寤許晏歸葬貞元五年擢晏子執經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

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

涕

宋中錫竄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追悔事見上卷開成元年為于偽朝

嗣復珏等若

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俟罪狀
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

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

特為卿等釋之

特為于偽翻

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

坐徂卧翻

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

陳王

陳王成美也

嗣復弘逸志在安王

安王溶也

陳王猶是文宗

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

楊妃請立安王故云然

嗣復仍與妃書云

姑何不效則天臨朝羣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

扶復

又翻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

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

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

二使一往一往桂潭

更貶嗣復為

潮州刺史李珣為昭州刺史

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

裴夷直

為驩州司戶

考異曰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

軍護靈駕二人素為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郾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為湖南觀察使李珣為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為杭州

刺史皆坐弘逸季稜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
是月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帝即位尤忌宦官季稜
弘逸深懼之及將葬文宗于章陵聚禁兵欲議廢立賴
山陵使崔郾鹵簿使王起拒而獲濟遂擒弘逸季稜殺
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
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
奏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
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季珏不利于陛下武宗性急
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珏按去年八月若已
誅弘逸季稜不當至此月始再貶嗣復等舊紀王起傳
與嗣復傳自相違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
動帝意者帝赫怒欲殺之中使既發雖宰相亦不知之
宰相尚書判度支杜悰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
宰相崔郾崔珏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記曰會
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遇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使一人
向東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鹽鐵

崔相度支杜尚書京兆盧尹皆云聞有使去不知其故
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入中書崔相珙續至崔卿
次至陳相最後至已時矣余令三相會食自歸廳寫
狀請開延英賜對進狀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第二
狀封進兼請得樞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無樞密使對
曰向者不敢言相既知只是二人嗣復李珣德裕言此
事至重陛下都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懼請附
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遠貶惟此一事不
可更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
申時報開延英余邀得丞相兩省官謂曰上性剛若有
一人進狀伏問必不捨矣容德裕極力救解繼以叩頭
流血德裕救不得它人固不可矣及召入延英德裕率
三相公立當御榻奏事鳴咽流涕云云上既捨之又令
德裕召丞郎兩省官宣示今從實錄亦采獻替記宋
白曰天福六年修撰起居注賈緯奏伏覩史館唐高祖
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

六代惟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
者舊傳說編六十五卷目為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
館修述詔褒
美付史館

夏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

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以魏博

留後何重順為節度使上命道士趙歸真等于三殿

建九天道場親授法籙

道家符籙起于張道陵盛于寇謙之崇而信之則後魏世祖唐

武宗也授當作受

右拾遺王哲上䟽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

考

異曰實錄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于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傳法籙右拾遺王哲上䟽請不度進士明經為

道士不從又上書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令與道

士趙歸真于禁中修法錄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謨
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真建道場親受法
錄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過篤至此又
有此事與舊紀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

秋八月

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

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唃廝囉等侵逼

唃廝囉烏
沒翻塞

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

党底
朗翻

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唃廝囉叛可汗而來不可

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

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鶻屢建大功

謂助收兩京平
安史之亂也

今

為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
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

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

呼韓邪事見二十七卷
漢宣帝之甘露三年

陳

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

史記秦李斯之言

不如擊之

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

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

走音秦

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

德城兵纔千餘苦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
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

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

使察回鶻情偽

腫陵如翻邊使疏吏翻集賜盟沒斯等詔曰天德軍

考異曰一品

奉表又曰方圖鎮撫已命使臣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陵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他所特勒等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又曰但緣未知指的難使聽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沮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秋熱然則詔下必在此際也

未還上問德裕曰盟沒

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蕃人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盟沒斯等帥衆而來則于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

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

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

降戶江翻

朝直遥翻
將即亮翻

况盟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

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

分扶聞翻

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

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于吐

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

先聞

之以離其交此在兵法
習者不察耳抄楚交翻

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

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既身受必知感恩辛酉詔

田牟約勒將士及諸番

諸番即吐谷渾沙陀党項等部落

毋得先犯回

鶻

考異曰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死部人推為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盟沒斯

與赤心相攻殺赤心率數千帳近西城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表借天德城仍乞糧儲牛羊詔王

會李師偃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末回鶻為黠戛斯所破部族離散烏介奉太

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子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

下百寮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為然許借米三萬石伐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遠涉沙漠

饑餓尤甚將金寶于塞上部落博羅糧食邊人貪其財實生據奪之心至其年秋城使田牟監軍韋仲平上表

稱退渾党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願出本部兵馬驅逐其時天德城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又居其半上令宰

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牟仲平
詔漢兵及蕃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要集奏狀中按
舊紀實錄皆采集衆書為之事前九月戊辰朔詔河東
後多差互今從伐叛記一品集

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

田布弘正之子死
于史憲誠之亂

癸

已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務李

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

疑閏月已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于候對之所

唐自德宗以後羣臣乞對延英率于延英門請對會要
曰元和十五年詔于西上閤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
臣自閤中赴延英路宗中錫之得屢言資盜糧不可德
罪也召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

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啖回鶻

啖徒溫翻

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

李德裕之本計是也至于此言特以

箱陳夷行之喙耳若以用兵大勢言之固將不計一城得失也此樊自唐及宋皆然嗚呼可易言哉

夷行

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

賑之忍翻考異曰

伐叛記云降使賜米二萬石尋又烏介至天德按實錄十一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縝至盟沒斯處訪問月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萬斛然則閏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盟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併賜之二萬斛耳非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非以閏九月中即降使賜

也米 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

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先悉薦翻故李德裕以

為僧孺罪而廢之廢之者使居散地也史言李盧龍

軍復亂復扶又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十月幽州雄武

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恠虐請以鎮軍

加討許之是月誅行泰遂以絳知兵馬事二年正月以

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兩人為一初陳行泰逐史元

忠遣監軍僬僬若念翻監軍僬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

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

常太速

諸烏舍翻
比毗至翻

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

生變今請留監軍儻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

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

起兵擊絳

雄武軍在蜀
州廣漢川

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

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

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

將

仲武范陽舊將
張光朝之子

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鄉者

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

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

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

外有土團五百人

團結土人為兵故謂之土團

德裕曰兵少何以立

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

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

媯州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東至檀州二百五十里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遼虜石子甌七鎮媯居

為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

幽州昌平縣軍都陞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

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按今居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

李德裕因吳仲舒之言固心服張仲德裕奏行泰絳皆武之方略矣命掌燕留務豈徒然哉

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

兵為朝廷討亂

偽為于

與之則似有名

德裕既未敢保張仲武又恐與其初

論河朔事勢者相違故然

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上校獵咸陽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

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回鶻必謂國家降主

北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

績齋詔詣盟沒斯

續正忍翻

令轉達公主兼可卜盟沒斯逆

順之情從之

上頗好田獵及武戲

武戲謂毬鞠騎射手搏等好呼到翻

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

郭太后憲宗妃

于上為祖母時居興慶宮以養

從容問為天子之道

從于容翻

太后勸以納

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稀五

坊無復橫賜

橫下孟翻

癸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鄆

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

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

唐書曰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者為不祥黑

瞳者必曰李陵裔也

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于唐回

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

音質

致磧七
迹翻

屯天德軍境上

天德軍境北至
磧口三百里

公主遣使上表

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

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

考異曰新傳曰達干奉
主來歸烏介怒擊達干殺

之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劉沔屯雲伽闕拒却之按
烏介方倚唐為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

十二

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

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

帥讀
曰率

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

有此比

比例也

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于漠

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

吝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 朝廷以回鶻

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

能否拭鄜之子也

李鄜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二年

二月淮南節度

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

杷頭烽北臨大

磧東望雲朔西望
振武杞蒲巴翻

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

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

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判院事

玄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

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
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

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和四年集賢御書
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

高者判院事 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公權為太子詹事

此德裕所以不能
免朋黨之禍也

回鶻復奏求糧

復扶又翻

及尋勘吐谷

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

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

庚辰三月

李拭巡邊還稱

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

澈疾病

疾甚曰病

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

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

駐于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

縝竟不行

回鶻盟沒斯以赤心祭黠難知

黠下入翻先告

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

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

考異曰伐叛記曰赤心宰相欲謀犯塞盟沒斯先布誠于田

年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戮于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赤心怙力負氣潛圖厲階為盟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戮于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那頤唆擁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盟沒斯先布誠于四年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戮赤心于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頤戰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傳曰盟沒斯以赤心奸桀難得要領即密約四年誘赤心新帳下接一品集謁可汗教書雖云去歲盟沒斯已至近界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書意又云盟沒斯自本國破之初立奔逆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是則盟沒斯自有部衆雖遙降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新赤心僕固于帳下乎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盟沒斯同謁烏介乎蓋盟沒斯自惡赤心桀黠誘至已之帳下而殺

之耳今從新傳又伐叛記盟沒斯故赤心于烏介至天德下連言之舊傳亦然新傳在召諸道兵討烏介下按一品集據回鶻到橫水柵未知是那頡特下為復是汗遣來蓋那頡特下脫勒字即那頡囁也然則虜犯橫水在赤心死後故置于此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

考異曰實錄待微奏回鶻掠橫水事

在正月李拭巡邊前按一品集此狀云宜密詔劉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振武之後也蓋微在太原時奏

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置于此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

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

烏介時移帳保錯子山

未知

此兵為那頡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

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

仲武張仲武也

先經略此兵

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

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
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
審人長于野戰短于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
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
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
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
人心易動

易以鼓翻

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

可留於天德盟沒斯情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

考

異曰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勒盟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盟沒斯送款者蓋盟沒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送款于田年至二十日乃帥衆至天德耳故其授左金吾大將軍制云屢獻款誠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遣君親戰其餓殍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蓋回鶻亂亡盟沒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怒欲犯塞而盟沒斯先告邊吏誘赤心之衆東走而盟沒斯帥其衆降唐也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

問古覓翻

且欲獎

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

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

宗召石雄于白州

雄流白州見二百二十四卷太和三年

隸振武軍為裨

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

甲申盟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考異曰一品集盟沒斯特勒等狀五月四日上實錄在五月丙申蓋據奏到之日也今從歸忠傳序

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

惡烏路翻

會上將受

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

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于衆曰如此至日軍士

必于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五月戊申遣

鴻臚卿張賈安撫唃沒斯等以唃沒斯為左金吾大將

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

首慈由翻長知文翻

賜其部衆

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

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

趣七喻翻

盧龍節度使張仲

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

勝計

勝音升

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

可汗獲而殺之

考異曰伐叛記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下部落前後三萬餘人分

配諸道回鶻種族遂至寡弱新舊紀皆無仲武破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之衆全收七千帳殺戮

收擒老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羣潛脫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

勒二人可汗妹一人大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裨王騎將不可備載諸書皆不言仲武破那頡啜月日故附于此

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于大同軍北閭門

山楊觀自回鶻還

還音旋

可汗表求糧食牛羊

因楊觀之還而上表

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于振武

糴三千石

回鶻自肅代以來以馬與中國互市隨其直而償其價

牛稼穡之資中

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

鮮息淺翻

出于北邊塞外國家未

嘗科調

調徒弔翻

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

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

彼謂烏介

前可汗正以猜虐

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

復骨肉相殘

復扶又翻下同

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

在兼愛已受其降

謂受盟沒斯降也

于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

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唄沒斯入朝六

月甲申以唄沒斯所部為歸義軍以唄沒斯為左金吾

大將軍充軍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陳夷行罷為左

僕射秋七月以尚書右丞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 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作亂劉沔討誅之 唄沒

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

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

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

剽正
妙翻

又屯杞

頭烽北

宋白曰杞頭烽在朔川

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

不奉詔李德裕以為那頡啜屯于山北烏介恐其與奚

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

離力智翻

望敕張仲武諭

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

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

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杞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

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關至雲州城門

宋白曰雲州古平城之地北至

長城三百里即蕃界今大元大同府治大同縣領雲中白登二縣又有雲內州領柔服蠻川二縣

刺史

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

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

驅逐回鶻

考異曰實錄六月回鶻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為回鶻所敗七

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杞頭烽突入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轉戰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橫水撫略

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州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宜狀臣等見楊觀說緣

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邊裁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緣

回鶻曾有忠効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令奚契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漸

出漢界免有滯留此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頡嘏未敗前也又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

却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
遷則是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于此盡以給之也又七
月十九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盟沒斯表稱在本國之
時各有本分馬其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
本國殘破久在邊陲此已量與盟沒斯優當其盟沒斯
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然則給其馬價必在七月
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敗劉沔突入大同
川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徇所求欲其早離塞下北去
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李德裕奏請
遣石雄斫營取公主擒可汗戊辰又奏斫營事今且住
辛未詔發陳許徐汝襄陽兵屯太原振武天德救援按
一品集德裕論討契回紇狀云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
逼杞頭峰早須討契臣比知戎虜不解攻城只知馬上
馳突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不曾斫營償令石雄以義
武馬軍兼退渾馬騎精選步卒以為羽翼銜枚夜襲必
易成功狀無月日實錄據七日狀云今月一日所商量

石雄斫營事望且今住故置之朔日耳此時猶云漸逼
杞頭烽則是尚未知過杞頭烽南也又八月七日論回
鶻事宜狀云回鶻自至杞頭烽北已是數旬奏報寂然
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在天德振武界首不殊臣等
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更審候事勢
據此狀意則是殊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
日請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昨日已于延英面奏請太
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
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無與吐蕃連結則為
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令及冰
未合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州必在八
月之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故議發兵守備
驅逐實錄新紀
皆誤今從舊紀

丁丑賜盟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噉

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

盟沒斯曰思忠阿歷支曰

思貞習勿噉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考異曰舊紀六月思沒斯等至京師制以思沒斯克歸義軍使賜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受邪勿為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傳曰二年冬三年春回鶻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于幽州詔配諸道有思沒斯受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貞思義今從實錄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

回鶻石誠直還其國賜可汗書

考異曰舊紀此詔在劉沔張仲武為招討使

下按一品集八月十八日狀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因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迴然則遣石誠直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必在此狀之前未知後來果曾勒回否也

為紇吃斯所破

黠戛斯一名紇吃斯蓋語音相近

來投邊境撫納無所

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

近其斯翻

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

州或鈔擊羌渾諸部

鈔楚交翻

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

謂質

太和公主以還中國揣初委翻好呼到翻

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

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

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

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

朝

呼韓邪事見漢宣帝紀

及今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

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

言無所愧于懷也

而乃睥睨邊城桀

驕自若

睥睨諸翻晚研計翻驕五到翻

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

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

好呼到翻

豈宜如是來書又云番人

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

復扶又翻下同

回鶻為紇吃斯

所破舉國將相遺骸弃于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

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于彼

彼謂紇吃斯

而蔑弃仁義逞志

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

事見漢宣帝元帝紀

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

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

三道河東盧龍振武也

俟來春驅

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

羸倫為翻

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

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

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月之

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于兩月之內今聞外

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

撓奴教翻

又奴翻巧

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

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

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

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

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

此河西謂北河之西

皆會軍于太原令

汚屯鴈門關

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即陁嶺關

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

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訶唐事

監古衙翻使疏吏翻訶大迴翻又翻正翻

張

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

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

酋慈由翻長知大翻

室韋以

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監使則歸之癸卯李

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

十里

近其斯翻

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襲

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

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

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

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上聞太子少傅白

居易名欲相之

易以政翻相息亮翻

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

惡烏路翻

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

任音壬

其從父弟左司貲

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為翰

林學士

為敏中排
德裕張本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

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

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

之五世孫

契苾種帳太和中附于振武契苾何力太宗時來朝遂留宿衛蔚紆勿翻契欺訖翻

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岷為益王岐為充王 黠戛斯遣

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

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奸人所隔今

出兵求索

索山客翻

上天入地期于必得

索山客翻上時掌翻

又言將

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

回鶻舊居薛延陀北安陵水上去長安七千里開元中破

突厥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漢高闕塞一千七百里

兼已得安西北庭達

等五部落

李心傳曰達鞬之先與女真同種鞬鞬之後也鞬鞬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遣人迸入勃

海惟黑水完彊及勃海盛鞬鞬皆役屬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遺種

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鞬鞬鞬鞬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鞬鞬尚能種秫稔以平底瓦釜煮而

食之其達者謂之生鞬鞬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貫骨鏃而已余謂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傳

聞書

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

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

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

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

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

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

能稟命則是弃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

太和公主

憲宗女也
于上為姑

上幸涇陽校獵乙卯諫議大夫高少逸鄭

朗于閤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

比毗至翻

出城太遠侵

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
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已未以
少逸為給事中朗為左諫議大夫 劉沔張仲武固稱

盛寒未可進兵請待歲首

唐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欲待來春進兵

李忠順

獨請與李思忠俱進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
進屯保大柵從之 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

磨贊普之喪

會要會昌三年贊普卒至十二月遣論贊

等來告喪 考異曰實錄丁卯吐蕃贊普

卒遣使告喪廢朝三日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景為弔祭使據補

國史彙纂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彙纂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他書皆因而誤彙纂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為彙纂也 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

祭使 劉沔奏移軍雲州 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丙戌立皇子嶧為德王嗟為昌王

嶧音亦嗟才何翻

初吐蕃

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

妃絀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

絀丑林翻

纔三歲佞

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

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絃氏

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

之多乃為此也

比毗至翻
為于偽翻

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

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斃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

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

使論恐熱

洛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漢來歙破隗純于落門即此
考異曰補國史曰恐熱姓末

名農力吐蕃國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官族則性
曰尚其中字即蕃號也熱者例皆言之如中華呼郎性

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

屬之欲翻聚
會其徒也

賊捨國族

立絃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

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絃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

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

三部落蕃種落之分居河隴者

或云吐渾党項
嗛未說式芮翻

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

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弃

輜重西奔松州

王涯曰從龍州青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之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

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

保洮水焚橋拒之

洮土刀翻

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

語牛倨翻

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為宰
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
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
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川至松州所過殘滅
尸相枕藉

枕職任翻
藉慈夜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